

艾曉明 編

中國女性 小說新選

所有的女作家小說，都寫到了女人，形成一個
景觀。以某一位女性作為中心人物，圍繞着她一個
想像，遇到女性的故事，從一般的生活故事中突出一個
中的觀照和展示，反映了女作家在性別意識上的發展
種自覺的廣泛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目次

這集的

97

中國
女性
小說
新選

艾曉明編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舒非
裝幀設計 洪清淇

書名 中國女性小說新選
編者 艾曉明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次 一九九七年四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三十二開 (137 × 203mm) 五四四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1384 · 9

©1997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國女性小說新選

目錄

艾曉明

敞開生命

——編輯手記（代序）／1

陳 染

與往事乾杯／9

池 莉

太陽出世／85

徐小斌

末日的陽光／158

鐵 凝

他嫂／193

張抗抗

非仇／255

林 白

致命的飛翔／308

方 方

埋伏／347

張 梅

殊路同歸／396

畢淑敏

預約死亡／439

艾曉明

附錄：

當代中國女作家的創作關懷和自我想像

——以《紅罌粟叢書》中若干小說作品為例／513

編者簡介／537

敞開生命

編輯手記（代序）

艾曉明

一

去年九月，我在香港嶺南學院現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作訪問研究時，香港三聯書店的舒非女士約我編選一本《中國女性小說新選》。當時我已準備參加今年三月在嶺南學院召開的「女性主義文學國際研討會」，這個編書任務與我的論文選題一致，而且，作為女性，我亦十分樂意借此機會了解自己這一性的創作進展，因此，我欣然應承了編選事宜。

在此之前，香港三聯書店出版過由李子雲女士編選的《中國女性小說選》，編選範圍在女作家表現婦女生活的題材方面，收入了一九六六年前的三篇作品和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八篇作品。

既然我的工作在某種意義上是李子雲女士的繼續，故而這本書中所選作品主要面對的是

九十年代。而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寫作，確實有了大幅度的進展和新的面貌。這表現在女性寫作的強大陣容，表現在性別意識的自覺程度；但最重要的，就文學而言，而不僅僅是就女性而言，就小說創作而言，是女性作家創作生命的敞開。這裡有內向的、穿透自我的敞開，也有面對廣大的社會人生，對生命的日常經驗、對九十年代以來生活變化的智性把握，還有對小說這種藝術形式的自由探索。

也就是說，這種敞開，是全方位地面向人生、面向藝術的。因此，在編選範圍方面，我沒有以是否寫女性題材為限。而時下的「女性文學」似乎正在被理解為「反映女性對自身命運的關注」。我以為，關注女性，這是女性寫作的一個重要特點，但女性寫作還有其他重要特色，不限於在題材上特別描寫女性，以女性生活為主。因此，作為一個尺度，它的限制也是明顯的。還有，如果沿用這一尺度，會不會把中國女性正在建立着的一個寬闊的、有縱深向度的寫作傳統納入一個狹窄的、局限於題材的女性特色這一範疇呢？會不會捨棄了女性寫作實績中其他重要元素呢？我看到，在另一位中國男性批評家陳曉明先生編選的《中國女性小說精選》中，也把「比較傾向於社會化的主題，而不刻意探究一些女性自身問題及其表達方式」的作品排除了。雖然李子雲女士和陳曉明先生這樣作有突出女性寫作特色的意圖，但從我看女性小說作品的經驗出發，我覺得不必限於原有的標準。

我的想法是這樣，作為一本女性小說選，所選入的女作家應該是有代表性的，代表各種不同傾向、不同風格特色；所選入的該作家的作品也應該是有代表性的，代表該作家的獨特性或新的藝術追求。在這裡，我考慮的是藝術上的獨創性而不僅是題材的性別特色。正如作家藝術追求不必定位在「處理生活的特殊方式和明顯不同於男性作家的敘事風格」上，

因為，追求獨特，不僅不止於性別，而且包括對個體的深刻體驗，包括對自我的超越。在這個意義上，我贊成一些女作家關於「超性別寫作」的主張。我相信，所有那些追求優秀的中國女作家，她們不僅希望與女性對話，而且希望與男性對話，更會希望與世界上最優秀的藝術家對話，不管其是男是女。

無疑，突出女性經驗，建立獨立的女性視角，呈現女性敘事的話語風格，這亦是一部分女作家的自覺嘗試，是九十年代女性寫作的新開拓。不必特別強調，我相信讀者從這個小說選中也會看出這個特點。

二

這個集子還有一個特點，入選的都是中篇小說。本來我打算更多地收入短篇小說，這樣涉及的範圍會更廣，把更多的女作家介紹給讀者。但遇到的問題是，某一個短篇常常不是該作家最精彩的作品，或者不足以代表其風格。如果注意到代表性的廣度，則可能犧牲個別作家達到的深度，而這種深度常常是在中篇小說的篇幅裡展開的。經過反覆權衡、比較，最後我選定了集子裡的九個中篇。

陳染的《與往事乾杯》是一個中國的《情人》式的故事，分裂的家庭、憂鬱的小哥哥、少女與成年男子的戀情……可這一切的相似只不過是一個故事的框架，其中深刻有力的地方是陳染描寫的少女成年的感覺。這些經驗中包括了身體、慾望和性的覺醒，對成年世界與異性的觀察，體認個體生存的孤獨、優美和殘缺。這個作品是陳染創作的一個轉折點，她此後寫的幾部中篇及最近的長篇新作《私人生活》幾乎都是在「與往事乾杯」的敘事模式中重寫

成長、情感經驗和自我的生存處境。陳染的作品前所未有的凸顯了過去被集體、歷史、社會等巨型話語遮掩的個人的、女性的、弱小者的生命感覺，她的語言風格帶着一種女性的豐潤感和年輕人的自由真率。

徐小斌的《末日的陽光》也是寫少女往事，那種鬧革命的氛圍和那一代少年人特有的理想主義激情也許是讀者不陌生的。可是我想不同於早年的「傷痕文學」，作者與其說是返回歷史，不如說是返回個人的一段驚悸記憶。她以這種驚悸記憶穿越今昔，把十三歲那年的心事表現得驚心動魄。徐小斌的語速密集，意象紛繁。她的敘述不同於陳染的清新從容，她以濃重強烈的色彩傳達出對政治和性都驚恐莫名的少女如履薄冰的初戀情懷。

池莉的《太陽出世》和畢淑敏的《預約死亡》分別寫到生命的起始和終結，我想，這與作家的女性意識和性別經驗應該有關係。女性總是與生命本體直接聯繫着，而且，兩位作家都有過職業醫生的履歷。生與死，在她們筆下，敞開平凡人生的大千世界。池莉寫到一對年輕夫婦生養孩子的過程，充滿對中國現時市民生活的真切體驗，她賦予這種日常瑣事的喜劇性，她在瑣事中發現的普通人的生命價值和精神境界，使其作品在廣大讀者中贏得熱烈回應。畢淑敏的《預約死亡》以採訪手記的形式揭開鮮為人知的生活一角：臨終關懷醫院，凡人生命最後的停泊地。她展示了有關死亡的觀念衝突以及在這裡與死亡打交道的各色人等的心理。死亡以其自然、凡俗的本相呈現，令人思索。這兩部作品雖非專寫女性，但在中國新寫實小說中都是獨樹一幟，體現了女性作家關懷社會的視野和貼近人生的執着。

張抗抗的《非仇》是另一向度的寫實作品，描寫了荒誕歷史在家庭生活中投下的魅影，它釀造的親人之間的怨仇。作品深入描寫了兩位女性長輩：奶奶和外婆彼此的衝突，她們性

格的對立形成善與惡的對照。善惡都有特殊的形式，是對親人的奉獻或折磨。作品中有豐富的家庭生活細節，有對那種無理性心理的冷靜剖析；哀婉的追憶交織其間，把女人的故事引向對歷史、人性的反思。

林白是這兩年來接連以描寫女性的作品給文壇帶來衝擊和引起爭議的女作家，《致命的飛翔》是顯示其衝擊力的作品之一。敘事者與異性交往的經歷和另一女主人公的故事重疊，逐步導向一個致命的結局：殺夫（「情」夫）。愛情神話在這裡蕩然無存。林白追求以獨立的、純粹女性的眼光書寫女性，女性的身體、慾望和情感世界在她筆下盈溢着詩意和美感，而一旦進入兩性之間的交往，這份美感就受到破壞，迅速枯萎。性別衝突的激烈程度特別體現在身體之於兩性的不同意義上，林白無所顧忌地揭示了女性在身分和角色認同中身體經驗的隱蔽和複雜，這是她對女性處境的重要發現。林白的語言風格華美柔膩，有如絲綢，值得細心觸摸、品察。她常用的比喻、那種飛揚的聯想和鏡子意象、她對一些有政治意味的形象、修辭具顛覆性的挪用，構成她的小說某種神話寓言的質地，亦是引人注目之處。

鐵凝的《他嫂》寫一個都市文人老白在文革年代及多年以後與村婦「他嫂」的兩次相遇，這相遇經鐵凝的組合，猶如兩面哈哈鏡，互相映照，透射出人物、生活的荒誕滑稽。鐵凝以她對文人心理和鄉風民俗的稔熟建立起這兩下裡生活格調、情趣和語言行為的對比，她不僅讓民間生態的樸拙粗俗與都市人心的荒謬扭曲對比，還讓二者之間在商業化潮流裹挾下展開新的滑稽交流和模仿，演出文人失落和粗俗取勝的新喜劇。這作品有她以前的著名中篇中那種在今與昔、城與鄉不同生活範圍、背景和人物中尋找聯繫的機智，有關於人物心理、風俗、軼事的諸多插曲，但觀照的經驗和敘事風格則顯示了作家新的探求。佯謬的敘述包容

了生活中眾多表裡不一、複雜怪誕現象，調侃打趣裡沉潛着作家智性的思索。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給女作家作品「紅罌粟叢書」寫序時說：「女人心軟，心細，感情化，神經質，與男性比較，不那麼社會化與政治化」，他說的本意還是在誇女人，但不脫女人主情、男人主智的慣性分類。我有意選擇了鐵凝的這篇作品，覺得有助於對女性文學並非感情化、同樣富於理性智慧這一風貌的理解。

鐵凝的《他嫂》是以一個男性主人公的視角來講故事的，方方的《埋伏》也是這樣。《埋伏》故事精彩，結局有意外轉折，人物性格生動鮮活。方方通常被納入「新寫實」的旗下來討論，我則以為，如果不囿於題材的性別劃分，方方正可代表女性作家在小說形式方面的成績之一。重視小說的故事性包含了對閱讀快感的認可，這種認可與方方作品中的平民生活場景、平民價值觀念、平民心理對僵化體制及社會腐敗現象的嘲弄相契合，將充沛活力注入小說，使之作為一種自由輕鬆的民間語體發揮魅力，吸引讀者。

最後要提到的是張梅的《殊路同歸》，在展示八十年代後期都市青年的精神變遷方面，這是一篇難得的力作，是一個小說意義的告別式。它描寫了兩個時代的交替時期，青年男女在信仰、價值觀念和感情上經歷的分裂、迷惘，面對新的觀念、生活方式的衝擊，他們對理想、人生的重新選擇。作品借鑒拉美魔幻手法，讓人物具有超驗能力，或者誇張他們的性格特點、內心矛盾。我覺得，在敞開想像的構思中，在幽默的、遊戲化的藝術思考裡，女作家品嘗了那種喜悅，那種體驗到「小說的智慧」的喜悅。

三

由於本書限定在三十五萬字的篇幅之內，有不少我預備選入的作家作品最後沒有選入，這使我在結此書的同時又深懷歉意，對所有慷慨覆信給我，允許我考慮採用她們的作品、給我信任而我最終沒能收入其作品的作家朋友深懷歉意。我希望以後能有別的機會繼續我們之間的合作。

感謝本書中的九位作家允許我選用她們的作品。除此之外，我還要特別感謝蔣子丹、黃蓓佳、王小鷹、陸星兒、胡辛、葉文玲、遲子建、趙玫、張欣、范小青、徐坤、王曉玉、殘雪、海男這些知名女作家，感謝她們給予我的大力支持、協助和建議。她們友善的來信給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我在附錄中收入了自己的論文：《當代中國女作家的創作關懷和自我想像——以「紅罌粟叢書」中若干小說作品為例》，此文曾在今年三月香港嶺南學院中文系、現代中文文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女性主義文學國際研討會」上宣讀，文章在更大一個作品範圍內討論了近年來女性創作的特色和與女性意識相關一些問題；列於書後，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日於中國廣州中山大學

與往事乾杯

陳 染

生命鐘

生命是一隻漫長的鐘。

我看到了夜的盡頭，那是生命的盡頭。

當我展開紙張，打算寫一寫那繁鬧而孤獨、絢麗而清寂的往昔的時候，我看見自己首先是把這樣幾個字塗抹在紙頁上：

寫給喬琳的故事

然後，在右上角自己的名字上框了一個黑框。這才是我最初的本意。但後來我考慮到這篇文章有一天將公諸於世，便悄然把「寫給喬琳的故事」劃去，也打消了披露這段往昔的故事中所有真實姓名的念頭，以免事後給喬琳還有那已經死去的、活着的舊情人們帶來麻煩。紙頁右上角我名字上的黑框也被我摘掉，等待後人去框吧。

有一天喬琳來了一封信，要我給她腹中尚未出生的小寶貝講一個故事。她的信總是哀怨委婉，似水如綿，正像她本人一樣。後來，她說，我近來的精神狀態總使她想到「死於華年」。當這幾個字湧入我的眼簾時，我看到了一幅美麗而憂傷至極的畫。那麼，就讓我講一個「死於華年」的故事吧。

請不要以為我已是個歷盡滄桑、滿頭銀髮、步履蹣跚、額頭上爬滿歲月炎涼的龍鍾老婦。雖然過多的憂慮和渴望使我身體看上去消瘦而疲弱，但我的確還很年輕，渾身上下從頭到腳的每一小塊肌膚都蕩漾着青春；我的眼睛黑黑大大地盛滿憂鬱，但它們並不枯萎，它們仍然像夏日的陽光散發出焦灼而熱烈的渴望。

在經過了長時間的奔波和追尋之後，我已身心疲憊，一切已大不如昨，衰竭正向我的心靈蔓延。這些天來，我真正開始了最與我本性合拍的生命節奏和狀態——我幾乎整日整日地仰臥在沙發裡，房間裡暖暖的，我的身體全部都伸展在溫情的陽光中。這在一個冬日的午後或者黃昏應該是愜意無比的了。我的心境寧和，身邊就放着茶杯，隨時都可以浸潤我發乾的嘴唇。幾頁紙張零散地攤在我的大腿上，我不時地望一望窗外，凝思片刻，又收攏神思埋頭紙上。

窗外，枯樹們在冷風裡搖蕩，像一隻隻飢腸轆轆瘦骨嶙峋的乞丐伸展着枝杈朝向天空，彷彿向上天乞求一些溫暖。看着它們，我多麼感激把我包裹在溫暖中的房間，在溫暖中我可以自由呼吸、喝茶、寫字、思想……就在剛才，我重又捧起來自澳洲的那些信，再一次領悟回味老巴那東倒西歪然而却是一筆一劃的中國字裡所含的深情。一看那些信我便激動不已、憂傷不已，老半天老半天地沉浸在信中觸及到的我們情感的事情上，總要從信裡跳到由他而

引發的更遙遠的生活，以至於我無法完整地閱讀，不得不放下信，胡思亂想半天。我的神思便遨遊在城南那條曲曲彎彎的胡同盡頭的童年廢墟之上，遨遊在那尼姑庵裡誤入歧途的情慾之中，遨遊在埋葬了愛情的澳洲沃土上。靜靜地亂想一陣，我才重新收攏心神，專注在膝頭的紙頁之上。

我在想由我為主線的這個死於華年的真實故事。在這個我在此出生、在此長大、在此憂愁的城市裡，此刻擁有喬琳的友誼使我深感安慰。

上帝知道，在我這並不很長久的生命裡擁有過多少男人，見過多少他們渴望做愛的情態。老實說，我的確結識過不少有頭腦、思想深刻的男人。然而，我絕對做不來和一個只有思想而無漂亮軀殼的男人去親密，我無法克服自己生理上的、視覺上的、心理上的種種障礙。可是，內容與外殼的兼具，是多麼的難得。肉體的滿足與靈魂的飢渴或者靈魂的滿足與肉體的飢渴總是相伴而生。

在這種時候，美麗、憂鬱同時又有頭腦的喬琳的友誼，對我來說變得至關重要一點也不足為奇。我堅信自己不是個同性戀者，但我也堅信我對於她的信賴和需要不比對以往任何一個情人的膚淺多少。她已有家，而且一點也不缺乏男人的照料和關心。但我知道，在這個使人們的心靈孤獨無助的世界上，在這個表面親愛、繁鬧、熱情而內心深處却永遠無所依傍的人群裡，在這個當凜冽的冷風和嘈雜的人流從你身邊流過而你却永遠感到孑然自處的冬季裡，喬琳需要我正像我需要她一樣深刻。我深信，除了物質化的家園，人們的內心也同樣渴望着另一個精神的家園。此刻，她正受着懷孕的折磨，整日嘔吐不止，臉色憔悴，身體倦慵，心神焦慮，終日擔心着幾個月後出生的將是一個怪胎，不是兩個腦袋就是沒有腦袋，她